

国家阴谋

英国刺客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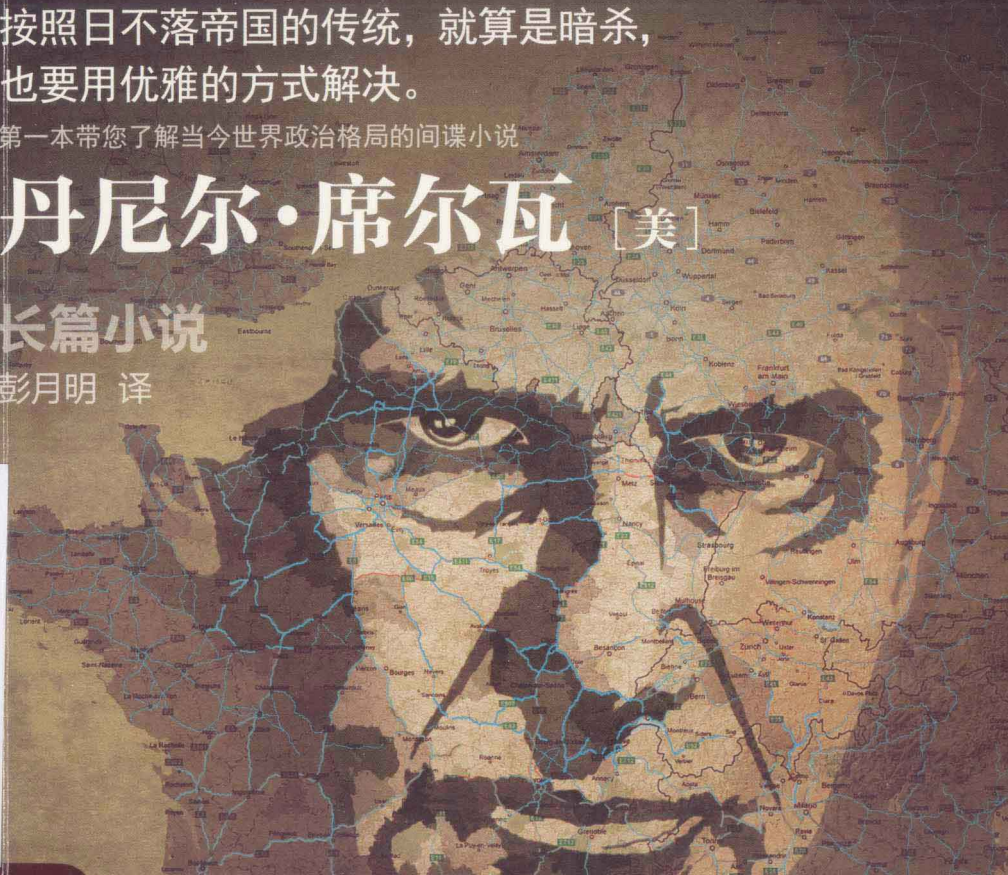
按照日不落帝国的传统，就算是暗杀，
也要用优雅的方式解决。

第一本带您了解当今世界政治格局的间谍小说

丹尼尔·席尔瓦 [美]

长篇小说

彭月明 译



DANIEL SILVA

THE ENGLISH ASSASSIN

同心出版社



国家阴谋 2

英国刺客

按照日不落帝国的传统，就算是暗杀，
也要用优雅的方式解决。

丹尼尔·席尔瓦 [美]

长篇小说

彭月明 译

DANIEL SILVA
THE ENGLISH ASSASSIN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国家阴谋2: 英国刺客 / (美) 席尔瓦著; 彭月明译.

— 北京: 同心出版社, 2013. 3

ISBN 978-7-5477-0852-1

I. ①国… II. ①席… ②彭…

III. ①长篇小说—美国—现代 IV. ①I712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3) 第038920号

THE ENGLISH ASSASSIN by Daniel Silva

Copyright © 2002 by Daniel Silva

Chinese (Simplified Characters) copyright © 2013

by Shanghai Dook Publishing Co., Ltd.

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International Creative Management, Inc.
through Bardou-Chinese Media Agency

ALL RIGHTS RESERVED

中文版权©2013上海读客图书有限公司

经授权, 上海读客图书有限公司拥有本书的中文 (简体) 版权

图字: 01-2013-3044号

国家阴谋2: 英国刺客

出版发行: 同心出版社

地 址: 北京市东城区东单三条 8-16 号 东方广场东配楼四层

邮 编: 100005

电 话: 发行部: (010) 65255876

总编室: (010) 65252135-8043

网 址: www.beijingtongxin.com

印 刷: 北京正合鼎业印刷技术有限公司

经 销: 各地新华书店

版 次: 2013 年 8 月第 1 版

2013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
开 本: 890 毫米 × 1270 毫米 1/32

印 张: 9.5

字 数: 254 千字

定 价: 32.00 元

如有印刷、装订质量问题, 请致电021-33608311 (免费更换, 邮寄到付)

同心版图书, 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, 未经许可, 不得转载

The English Assassin

Daniel Silva

“掩埋过去是瑞士的一贯传统。”

——瑞士社会学教授、前国会议员让·齐格勒
《瑞士、黄金和死者》

楔子

瑞士：1975年

夜幕下，玛格丽特·罗尔夫正在花园里挖土。就在白天，她在书房里发现了丈夫隐藏多年的秘密。现在是凌晨时分，在花园里干这种活儿未免有些太晚。好在春天气候比较温暖，泥土变得柔软而潮湿，不费什么力气就能铲起来，铲土的时候也不会发出多大动静。她对此感到万分庆幸。丈夫和女儿在别墅里睡得正香，她不想吵醒他们。

为什么事情就不能变得简单一点呢？要是她在书房里找到的是某个女人的情书就好了。两口子会大吵一架，玛格丽特会跟丈夫坦白自己也出过轨，然后他们各自与情人断绝来往，家庭生活也会很快回到正轨。问题是，她找到的不是女人的情书，而是远比这更为可怕的东西。

有那么一刻，玛格丽特深为自责。要是当初没有去搜丈夫的书房就好了，这样她就永远不会发现那些相片，后半生也能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安然度过，她可以想当然地认为丈夫是个表里如一的人。但现在，她知道了真相，一切都无可挽回了。丈夫本质上就是个魔鬼，他生活当中的一切都是假象——一个彻彻底底、精心设计的假象，而她，也是这个假象当中的一部分。

玛格丽特·罗尔夫集中精力干她的活儿，进度缓慢而稳定。过了一个小时，她的活儿终于大功告成。看着挖出来的坑，她感到非常满意。这个

坑大约长六英尺，宽两英尺，深六英寸。她本来还想挖得更深，无奈地里面有一层厚厚的黏土，挖不下去了。不过这也没什么关系，反正这个洞很快就会被填满了。

她把枪拔了出来，这是一把精美的散弹枪，由米兰的一位大师级枪匠打造，是丈夫最喜欢的武器，不过他再也用不着它了——对此她深感痛快。

她想到了安娜，心中不由一阵痛楚。千万不要醒来啊，我的心肝宝贝安娜，好好睡吧。

然后她跳到亲手挖出来的沟里，仰躺下来，把枪管塞进嘴里，扣动了扳机。

时至清晨，小女孩安娜快醒来的时候，在梦里依稀听到了音乐声。她不熟悉这首曲子，也不知道它为什么会出现在梦里。它在安娜的脑中萦绕了一阵子，音调渐弱，直至画上了休止符。于是她醒了，眼睛仍然闭着，手在柔软的被褥上摸索着，终于摸到了放在身边的小提琴。她的手指沿着琴身中央凹进去的弧线慢慢向上滑动，一直滑到细长优雅的琴颈和古朴的螺旋形琴头。昨晚练习的时候，小提琴总是跟她过不去，现在，她们是时候放下分歧，和好如初了。

她一骨碌跳下床，披上了晨袍。眼下还有五个小时的练琴任务正等着她。时值六月，这位十三岁的小女孩将度过一个勤学苦练、汗水淋漓的早晨，之后天天如此，这是她的生活方式。

她一边活动着颈部，一边看着窗外繁花盛开、春色融融的花园。远处，一道山墙陡然隆起，山顶上白雪皑皑，反射着阳光。她把小提琴架在肩上，准备演奏第一支练习曲。

突然，她注意到花园里有什么东西。那是一座小土堆，土堆旁边有个狭长的坑。从她的角度可以看见坑里露出了一块白布，一双苍白的手握着一条枪管。

“妈妈！”她失声大叫，手里的小提琴摔落在地。

她没有敲门就径直闯进了父亲的书房。她知道父亲一定在那里伏案

对账。只不过这一次，他并没有坐在桌边，而是坐在壁炉旁的一张高背安乐椅上。他是个身材矮小的人，平日里总穿着那件蓝色西装，打着条纹领带，这一次也不例外。书房里还有一个人，虽然室内光线比较暗，但他依然戴着墨镜。书房里气氛严肃，显然这两个男人在谈事情。

“你到底知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？”父亲对着安娜劈头盖脸地一顿训，“跟你说过多少次了，进来之前要先敲一下门，没看到我在谈正经事吗？”

“可是爸爸——”

“还有，你这身衣服像什么样子！现在都十点了，还穿睡衣。”

“爸爸，我必须——”

“等我谈完事情再说。”

“不行！等不了那么久了，爸爸！”

小女孩最后一句话几乎是尖叫出来的，戴墨镜的男人吓了一跳。

“不好意思，奥托，小女不懂事，请多包涵，她一个人练琴练太久了。您稍等片刻，我去去就回。”

安娜·罗尔甫的父亲在处理重要文件的时候总是小心翼翼，这次，他从玛格丽特的坟里取出一张字条时也是如此。他读完字条，警惕地向四周看了看，仿佛害怕有人在背后偷窥。这一切都被站在卧室窗边的安娜看在眼里。

当他转身往回走时，抬头看了一眼别墅的窗户，正好和女儿四目相对。他迟疑了一会儿，似乎在解读女儿的眼神——那眼神里没有怜悯和同情，有的只是深深的怀疑。

她从窗边走开了，昂贵的斯特拉迪瓦里斯小提琴仍然躺在地上。她把小提琴捡起来，听着父亲在楼下冷静地跟客人解释母亲自杀的事情。她把小提琴架在肩上，琴弓放在弦上，闭上了双眼。G小调。各种升降调。琶音。分解三和弦。

“都这种时候了，她怎么还有心情练小提琴？”

“恐怕这是她唯一的安慰了。”

傍晚时分，两个男人又聚在书房里。警方已完成初步调查，尸体已被移走。玛格丽特写的字条放在两人中间的折叠桌上。

“可以叫医生给她开点镇静剂。”

“她不会去见医生的。恐怕她的脾气跟她妈妈一样，倔得很。”

“警方有没有问过字条的事？”

“这是我的家事，我觉得没必要让他们掺和进来。况且，这件事情牵涉到我妻子的自杀。”

“那你女儿怎么办？”

“我女儿怎么了？”

“她当时在窗边看着你呢。”

“我的女儿我自己会管好，到时候我会看着办的。”

“真心希望你能说到做到。不过，帮我个小忙吧。”

“什么事，奥托？”

他那苍白的手指在桌面上轻敲着，最终停在那张字条上。

“把这该死的玩意儿和其他所有相关的东西通通烧了。不要让任何人看到跟过去有关的东西，这会引来不好的回忆。这里是瑞士，瑞士没有过去。”

《国家阴谋3：梵蒂冈忏悔者》 即将出版，精彩预告：

慕尼黑

在学生和同事们眼中，他是斯特恩教授；在街坊邻居眼中，他是本杰明；在偶尔前来拜访的老乡人眼中，他是本雅明。特拉维夫北部有一栋不知名的大楼，用石材和玻璃筑成，那里存着一份文件，记录了他年轻时的一些事迹。他曾经多次请求把那份文件毁掉，但无济于事。这样一来，只有那里的人才知道他的另一个身份：小本，阿里·沙姆龙最年轻的一个手下，性格任性。虽然在过去的四年里，本杰明·斯特恩一直在慕尼黑赫赫有名的路德维希大学做客座教授，但严格来讲，他仍是希伯来大学的一名教员。这就像耶路撒冷借给德国一笔永不必归还的贷款，可斯特恩教授并不在乎。对于一个犹太人来讲，不幸总是和自己族人的命运莫名其妙地纠缠在一起。不过从眼前这段时间来看，栖身于德国要比在耶路撒冷或是特拉维夫好过得多。

电话答录机上红色的显示灯一闪一灭，为了避免遭到不必要的打扰，他习惯把电话调成静音状态。他犹豫着要不要接，就像拆弹人员思忖着剪断哪条电线一样。他小心翼翼地按下了接听键。话筒里传来了刺耳的重金属音乐，紧接着是一段语气挑衅的录音：

“我有一个好消息要告诉你，教授先生。今天以后，世界上就会又少一个犹太人了！好了，再见，亲爱的教授先生。”

电话挂掉了。

斯特恩教授删去了这条语音信息。他已经习惯这种事。最近一段

时间，他每周都能收到两条这样的信息，有时更多，要看他是否在电视上露面或是出席公众演说。他听得出这些人的声音，还给每个人起了一个小绰号，这些绰号听起来很平常，不会让人害怕，能尽量减少自己的恐惧。刚才的这个家伙每个月至少给他打两次电话，斯特恩教授给他起的绰号叫“狼仔”。有时教授会选择报警，可大多数情况下，他只是这么挨着，因为警察也没有办法。

教授朝楼外走去，抬头观察了一下天气。现在是三月初，天气不算冷，太阳躲在薄薄的云层后面，时而露出脸来。他把手插在衣兜里，走进英式花园，沿着水管堆旁边的一条三岔小路散步。教授喜欢这座公园，在盯着电脑看了一早上之后，这个安静的地方正好可以让大脑休息一下。更为重要的是，他要趁着这个时候查看一下今天是不是又被人盯了梢。他停下了脚步，使劲儿地拍了一下衣服口袋，装作一副忘记带东西的样子，转身按原路往回走。他有着惊人的记忆力，一边走一边观察着周围人的面孔，看看有没有记忆中的那些人。他在一座拱桥上停了下来，好像在欣赏湍急的水流。这时，一个脸上文着蜘蛛图案的毒贩子走过来，向他兜售海洛因。教授和那个人嘟囔了几句和毒品不相干的话后，立即走开了。两分钟后，他闪进了一座公用电话亭里装作打电话，眼睛却仔细地捕捉周围的动静。他把话筒搁了回去。

“……再见，教授先生……”

他打开公寓的门，一股风跟着钻进大厅，把一堆橙红色的宣传单吹散落。教授扭头看了看宣传单上的内容，附近一家咖喱外卖店开张了。他喜欢美味的咖喱，于是拿起了其中一张，塞进了口袋里。

教授走进厨房，放下食物，沏了杯茶。他穿过客厅，朝书房走去。一个人正站在他的书桌旁，随意地翻找着桌上堆放的研究资料。那人个子很高，健壮的肩膀，金发中间夹着些许白发，他身穿白色短袍，

和楼下美容师穿的差不多。听见教授进屋，他抬了一下头，眼神犹如冰山般灰暗冷漠。

“把保险箱打开，教授先生。”

这个人的声音很沉稳，但语调上扬，甚至有些轻佻的味道，而德国人的语调比较低沉。他不是“狼仔”。教授很有语言天赋，对地方口音也有所研究。这个穿短袍的男人是个瑞士人，听他那平稳而粗犷的口音，像是来自哪个山谷。

“你以为你是谁？”

那人一边把眼睛转向书桌上的资料，一边又说了一句：“把保险箱打开。”

“那里没有什么可找的。如果你想要钱——”

还没等斯特恩教授把话说完，那人迅速地从短袍下面掏出了一把消音手枪，对准教授开了一枪。教授对枪支也有所研究，那是把产自俄国的斯捷奇金手枪。教授倒在地上，子弹穿透了右膝盖。他用手撑着地面，鲜血从手指间涌出。

瑞士人冷冷地说：“我觉得你现在应该老实地告诉我密码。”

本杰明·斯特恩从没体验过这种钻心的疼痛。他喘着粗气，尽量保持呼吸节奏，脑袋里嗡嗡直响。密码？上帝呀，这个时候他几乎连自己的名字都不记得了。

“我正等着呢，教授先生。”

教授硬逼着自己做了几下深呼吸，好有足够的氧气让大脑想出保险箱的密码。他下巴颤抖着，说出了数字。那人在保险箱前蹲下来，娴熟地摆弄着保险箱的罗盘锁。不一会儿，箱门打开了。

那人先朝箱子里看了看，又看了看教授。

“还有些备份的光盘吧，放哪儿了？”

“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。”

只见那人举起枪，说：“照你目前的伤势来看，以后拄个手杖就行了，可如果我再给你左膝盖来上一枪，你的余生就得拄着双拐度过了。”

教授正在逐渐失去知觉，下巴仍然颤抖着。潜意识中，他告诉自己，别抖，该死的！别让他看出你的恐惧，别给他幸灾乐祸的机会。

“在冰箱里。”

“冰箱里？”

这时，一阵剧痛再次袭来，教授断断续续地说：“以防……失火的时候……”

那人扬了一下眉，估计在想真是个精明的家伙。他把手伸进一个长约三英尺的黑色尼龙粗呢袋子，拿出一个喷漆罐。他打开盖子，熟练地在教授书房的墙上涂画出一些符号——暴力，仇恨。说来很荒唐，这种时候，教授发现自己居然在想，如果拉辛格夫人看到这些，她会说什么呢？头昏眼花的教授一定是嘟囔出了什么话，而且声音还不小，因为正在墙上涂画符号的那人停了下来，回过头用空荡荡的眼神看了看他。

涂鸦完了，那人把涂漆罐收回到袋子里，来到教授跟前。疼痛感从粉碎的膝盖骨处蔓延开来，使教授浑身灼痛难耐。他感到黑暗正在逼近，那个闯入者仿佛正站在隧道的尽头等着他。教授看着那人，本想从那死灰般的眼神中找出些怜悯，可那人的眼睛里除了冷漠，什么都没有。教授明白了，这个人并不是种族歧视的奉行者，而是个职业杀手。

那人弯下腰来，对教授说：“你想最后做一次忏悔吗，斯特恩教授？”

剧痛中的教授面容扭曲着，说道：“你在……说什么？”

“很简单，你愿意为自己所犯下的罪行而忏悔吗？”

本杰明斯特恩用激动的语气说道：“你才是凶手。”

杀手笑了，再次举起了手中的枪，朝教授的胸口开了两枪。教授

觉得自己的身体猛然颤了一下，但没有疼痛感。接下来的几秒钟内，教授的神智还算清醒，看到那人在他身边跪下，把冰冷的拇指放在他潮湿的额头上，嘴里念念有词。好像是拉丁语？对，没错。

“我以圣父、圣子以及圣灵之名，宽恕你的罪过。阿门。”

教授看着杀手的眼睛：“可我是犹太人。”

杀手说：“不碍事。”

那人把斯捷奇金手枪顶在本杰明·斯特恩头部，最后开了一枪。



第一部
现在

1

伦敦－苏黎世

伊舍伍德艺术馆偶尔资可抵债，其店面曾经开在伦敦上流社会住宅区梅费尔的黄金地段——新邦德街，这里代表着新潮与时尚，因此业内人士提起它时喜欢称呼其法语名，以示调侃。后来伦敦零售业开始复兴，新邦德街成了蒂芙尼、古驰、范思哲、御木本这类高端时尚品牌的天下。朱利安·伊舍伍德和其他专门经营博物馆级伟大画作的艺术商人便被“流放”到市中心的圣詹姆斯。因此，伊舍伍德喜欢自嘲为“被流放的新邦德街人”。他最终找了间破败不堪的维多利亚式仓库，将画廊搬了过来，仓库位于一个叫做梅森场的方形庭院，这里比较安静。画廊挨着一个小型希腊航运公司的伦敦办事处和一家酒吧，光顾酒吧的都是些俏丽的办公室女郎，她们总是骑着小型摩托车过来。

圣詹姆斯的村民很排外，喜欢在背地里说人闲话。在这帮人眼中，伊舍伍德艺术馆成了一座好戏连连的剧场。这里既有扣人心弦的意外转折，又有命悬一线的紧张情节；既上演着欢乐昂扬的喜剧，又上演着沉痛哀婉的悲剧；既有令人惊叹的高潮，又有深不见底的低潮。之所以会这样，很大程度上是店主的性格造成的。伊舍伍德有一个对艺术商人来说几乎致命的缺点，并深受其苦：比起卖画，他更喜欢藏画。每次看着客人从陈列室的墙壁上取走一幅他精心收藏的画作，伊舍伍德便陷入深深的沮丧之中难以自拔。正因为卖掉一幅画便要遭这样的罪，他的存货清单已经惨不忍睹，上面全是业界亲切称之为“压仓货”的积压商品。这些画没有哪个买